

■ 国际佛教大学弘扬与流传佛教教育

林艾霖

佛教在我国的发展，经过多方的努力，所奠下的基石，方便了南传、北传和藏传的三大源流日後交流的管道。

至今佛教三大源流的信众，可以很自由很自在的进出所有的道场，是我国这多元文化所带来的一种福报。也是这个美好的因素，因此，当国际佛教大学的概念被提出来时，我国的佛教界成为一项选择。

我们也知道，当佛教往东亚和东南亚传来时，我国也是一个主要的通道，之後，南传在泰国和缅甸成长完善。北传就往汉文系的社会传去，台湾和香港，日本和韩国，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化，同时也把菩萨道和汉禅修传承下去。

之後当西藏领袖因此政治因素，逃难到印度後，藏传佛教也改写了历史，往西方国家传开去，并把佛法有效的传给对佛教不很认识的族群。

在这三大源流的弘法过程，彼此间的文字和语言，是一种方便，也是一种局限，同时在修行上，虽然殊途同归，但是要能相互交流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国之所以能容纳这三大源流，因此我们的社会和教育结构，提供了一种学习外语的便利外，我们长期和异族相处和不同文化及信仰的人接触下，能包容、懂得尊重和沟通，形成了独特的空间，所以佛教徒在卫塞节一天去三大源流的道场庆祝，或祈福，都能依照这些传承的礼佛方式去进行，这就是我国的福报。

另外，巴利文是南传佛教的主要语文。我国的学生在上巴利文时，给了外国学生一个印象，就是学习能力很强。後来有位我国学生进行巴利文和国语的分类对照，找出了1千个字是同义和同音的，不必奇怪，因此我国曾经受过印度文化的影响，语文相似是正常的。

而中文及英文，是学习北传和藏传佛教的主要语文，这对我国受中文教育的佛教徒来说，也是一种方便。

当今佛教徒的人口，也是以东南亚为多，要让佛教教育有效的流传下去，一所概括三大源流，这系统的大学和研究所，是必要也是必行的。但是要物色地点时，就得考虑各种因素，一是地理环境、二是师资，三是政策上的方便。几经考虑，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，就成首选了。

在泰国办这所大学，是我国槟城檀香寺主持唯悟法师提出来的。他在6年前，发现到北传佛教在我国有学院在办，而南传佛教的文凭课程还未被创办，经他努力下，取得斯里兰卡哥拉尼亚大学的支持，开办了南传佛学双联课程，学生可以取得这所大学颁发的文凭。

之後这所大学的佛教研究所所长卡汝那达沙教授（Prof. karunadasa）发展了我国的佛教特色，他提出了融会三大源流的大学概念给唯悟法师。并在去年4月在斯里兰卡召开的“世界佛教僧伽大会执委会议”宣布成立南传学院管理委员会，成员包括唯悟法师、阿努鲁拉长老、卡汝那达沙教授、法光法师及阿邦教授。之前，唯悟法师在槟城锤灵中学求学时期，认识了一众来自泰国的华侨同学，他们在毕业30周年的聚会上，听到唯悟法师的意愿，很热心的协助法师觅到一块60英亩的地，位于我国黑木山和泰国合艾之间，同时在筹建的过程，有位已是承包商的同学，免费提供4座4层楼的店面做为临时校舍，供已开办的南传系继续更高的研究课程。

唯悟法师同时也是国际佛教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主席。他深切明白教育是不能等待的。而且也要善于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。因此通过上网授课方式，也开办了函授课程。让这项国际意义的远程课程广播更远。

于是在槟城以外的学子，能通过这种方式学习。意外的，有位阿拉伯医生也在网上看到这项消息，结果报读了。远在香港也有学生学习。后来香港志莲苑提供了一个共修的场地，让这些学生有一个共修的地方後，国际佛教大学香港分校也顺利成立了。目前已有专业人士授课。

在我国，吉隆坡和中马的学生，在取得联系後，原本选择首邦佛教会进行共修活动，后来成了定期的共修後，这个道场也顺利成为国际佛教大学在我国除了檀香寺外；另一个分校。凡是要修读这个课程的学子，必须缴交1千零吉的押底金，可以在完成课程後领回。半途而废者则充公。可说免费教育。

由於分校需要一笔基金来运作，于是唯悟法师希望国内佛教团体和单位能形成助缘，让佛教教育和素质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提升。

目前，唯悟法师已和台湾佛学院接触，以便让北传佛教科系纳入大学源流；他也和印度一间藏传学院寻求合作，以建立藏传系。

当今已开办的南传系，在我国的分校目标之一是训练师资，培育弘法人才。为此，筹募国际佛教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基金，分阶段进行。现在以萧秀振居士为主的素宴，定在10月29日，在天后宫举行。为了使所有的募捐都能悉数充作这项基金，所有素宴的开销已获得商家的赞助，你的每一份心意，会被善用，共同建立一个慈悲和充满智慧的社会。

有关国际佛教大学的资料，可从檀香寺网页得知：<http://www.thansiang.org>
有关素宴详情，可拨电话：03-7847942 或 03-7832290。

（摘自2000年10月9日《南洋商报 登彼岸》）